

東周列國志



下

冯梦龙

蔡元放

著

海

东周列国志

社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东周列国志

(下)

冯梦龙 蔡元放著

\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7.125 印张 4 插页 429 千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80534-853-7

1·748 定价: 精装 26.85 元  
软精装 18.84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## 第五十六回

###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

话说荀林父用郤雍治盗，羊舌职度郤雍必不得其死，林父请问其说。羊舌职对曰：“周谚有云：‘察见渊鱼者不祥，智料隐慝者有殃。’恃郤雍一人之察，不可以尽群盗，而合群盗之力，反可以制郤雍，不死何为？”未及三日，郤雍偶行郊外，群盗数十人合而攻之，割其头以去。荀林父忧愤成疾而死。

晋景公闻羊舌职之言，召而问曰：“子之料郤雍当矣！然弭盗何策？”羊舌职对曰：“夫以智御智，如用石压草，草必<sup>刈</sup>生。以暴禁暴，如用石击石，石必两碎。故弭盗之方，在乎化其心术，使知廉耻，非以多获为能也。君如择朝中之善人显荣之于民上，彼不善者将自化，何盗之足患哉？”景公又问曰：“当今晋之善人何者为最？卿试举之。”羊舌职曰：“无如士会。其为人，言依于信，行依于义，和而不谄，廉而不矫，直而不亢，威而不猛。君必用之。”

及士会定赤狄而还，晋景公献狄俘于周，以士会之功奏闻周定王。定王赐士会以黻冕之服，位为上卿。遂代林父之任为中军元帅，且加太傅之职，改封于范，是为范氏之始。士会将缉盗科条尽行除削，专以教化劝民为善。于是奸民皆逃奔秦国，无一盗贼，晋国大治。

## 后 记

《东周列国志》是我国古代通俗历史演义小说。它是清人蔡元放对明人冯梦龙的《新列国志》略作删改润色而成的，因此，该书的编者应是冯梦龙，蔡元放只是改编者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以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的兴起和消亡为线索，叙写了500多年间列国为号令诸侯、称霸天下而展开的政治、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斗争。书中故事大多写得有声有色，引人入胜；人物塑造也无不各具特征，形象鲜明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目前社会上可见到的《东周列国志》约有十多种版本，可惜大都校点粗疏，时见错讹，未能满足读者的需求。如第六十九回引用的苏轼诗《荆州十首》之一，短短的一首五律就错了三个字：“北客随南贾”误为“北客随南广”，“吴樯开蜀船”误为“吴樯开蜀船”，“风卷白沙旋”误为“风掩白沙旋”。这些错误使得原诗根本无法理解。

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部较为理想的《东周列国志》读本，我们以清经纶堂本做底本，采用互校、本校和理校相结合的方法，吸取诸版之长而避其短，力图后来居上。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已，由于我们学识浅陋，错误必定难免，尚望读者不吝赐教，以便日后修订。

校点者

一九九五年五月

景公复有图伯之意。谋臣伯宗进曰：“先君文公始盟践土，列国景从。襄公之世犹受盟新城，未敢贰也。自令狐失信，始绝秦欢。及齐、宋弑逆，我不能讨，山东诸国遂轻晋而附楚。至救郑无功，救宋不果，复失二国。晋之宇下，惟卫、曹寥寥三三国耳。夫齐、鲁天下之望，君欲复盟主之业，莫如亲齐、鲁。盍使人行聘于二国，以联属其情，而伺楚之间，可以得志。”晋景公以为然，乃遣上军元帅郤克使鲁及齐，厚其礼币。

却说鲁宣公以齐惠公定位之故，奉事惟谨，朝聘俱有常期。至顷公无野嗣立，犹循旧规，未曾缺礼。郤克至鲁修聘，礼毕，辞欲往齐。鲁宣公亦当聘齐之期，乃使上卿季孙行父同郤克一齐启行。方及齐郊，只见卫上卿孙良夫、曹大夫公子首也为聘齐来到。四人相见，各道来由，不期而会，足见同志了。四位大夫下了客馆。次日朝见，各致主君之意。礼毕，齐顷公看见四位大夫容貌，暗暗称怪，道：“大夫请暂归公馆，即容设飧相待。”四位大夫退出朝门。

顷公入宫，见其母萧太夫人，忍笑不住。太夫人乃萧君之女，嫁于齐惠公。自惠公薨后，萧夫人日夜悲泣。顷公事母至孝，每事求悦其意，即闾巷中有可笑之事，亦必形容称述，博其一启颜也。是日，顷公干笑，不言其故。萧太夫人问曰：“外面有何乐事，而欢笑如此？”顷公对曰：“外面别无乐事，乃见一怪事耳！今有晋、鲁、卫、曹四国各遣大夫来聘。晋大夫郤克是个瞎子，只有一只眼光着看人。鲁大夫季孙行父是个秃子，没一根毛发。卫大夫孙良夫是个跛子，两脚高低的。曹公子首是个驼背，两眼观地。吾想生人抱疾，五形四体，不全者有之。但四人各占一病，又同时至于吾国，堂上聚着一班鬼怪，岂不可笑？”萧太夫人不信，曰：“吾欲一观之可乎？”顷公曰：“使臣至国，公宴后例有私享。来日儿命设宴于后苑，诸大夫赴宴，必从崇台之下经过。母亲登于台

上，张帷而窃观之，有何难哉？”

话中略过公宴不题，单说私宴。萧太夫人已在崇台之上了。旧例：使臣来到，凡车马仆从，都是主国供应，以暂息客人之劳。顷公主意，专欲发其母之一笑，乃于国中密选眇者、秃者、跛者、驼者各一人，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车。郤克眇，即用眇者为御；行父秃，即用秃者为御；孙良夫跛，即用跛者为御；公子首驼，即用驼者为御。齐上卿国佐谏曰：“朝聘，国之大事。宾主主敬，敬以成礼，不可戏也。”顷公不听。车中两眇，两秃，双驼，双跛，行过台下，萧夫人启帷望见，不觉大笑，左右侍女无不掩口，笑声直达于外。

郤克初见御者眇目，亦认为偶然，不以为怪。及闻台上有妇人嬉笑之声，心中大疑。草草数杯，即忙起身，回至馆舍，使人诘问：“台上何人？”“乃国母萧太夫人也。”须臾，鲁、卫、曹三国使臣皆来告诉郤克，言：“齐国故意使执鞭之人戏弄我等，以供妇人观笑，是何道理？”郤克曰：“我等好意修聘，反被其辱，若不报此仇，非丈夫也！”行父等三人齐声曰：“大夫若兴师伐齐，我等奏过寡君，当倾国相助。”郤克曰：“众大夫果有同心，便当歃血为盟。伐齐之日，有不竭力共事者，明神殛之！”四位大夫聚于一处，竟夜商量，直至天明，不辞齐侯，竟自登车，命御人星驰，各还本国而去。国佐叹曰：“齐患自此始矣！”史臣有诗云：

主宾相见敬为先，残疾何当配执鞭？

台上笑声犹未寂，四郊已报起烽烟。

是时鲁卿东门仲遂、叔孙得臣俱卒，季孙行父为正卿，执政当权。自聘齐被笑而归，誓欲报仇。闻郤克请兵于晋侯，因与太傅士会主意不合，故晋侯未许。行父心下躁急，乃奏知宣公，使

人往楚借兵。值楚庄王旅病薨，世子审即位，时年才十岁，是为共王。史臣有楚庄王赞云：

于赫庄王，干父之蛊；始不飞鸣，终能张楚。樊姬内助，孙叔外辅；戮舒播义，衄晋觐武。窥周围宋，威声如虎；蠢尔荆蛮，桓文为伍！

楚共王方有新丧，辞不出师。行父正在愤懑之际，有人自晋国来述：“郤克日夜言伐齐之利，不伐齐难以图伯，晋侯惑之。士会知郤克意不可回，乃告老让之以政。今郤克为中军元帅，主晋国之事，不日兴师报齐矣。”行父大喜，乃使仲遂之子公孙归父行聘于晋，一来答郤克之礼，二来订伐齐之期。

鲁宣公因仲遂得国，故宠任归父，异于群臣。时鲁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子孙众盛，宣公每以为忧。知子孙必为三家所凌，乃于归父临行之日，握其手密嘱之曰：“三桓日盛，公室日卑，子所知也。公孙此行，覲便与晋君臣密诉其情，倘能借彼兵力，为我逐去三家，情愿岁输币帛，以报晋德，永不贰志。卿小心在意，不可泄漏！”归父领命，赍重赂至晋。闻屠岸贾复以谀佞得宠于景公，官拜司寇，乃纳赂于岸贾，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。岸贾为得罪赵氏，立心结交栾、郤二族，往来甚密。乃以归父之言，告于栾书。书曰：“元帅方与季孙氏同仇，恐此谋未必协也。吾试探之。”栾书乘间言于郤克。克曰：“此人欲乱鲁国，不可听之。”遂写密书一封，遣人星夜至鲁飞报季孙行父。行父大怒曰：“当年弑杀公子恶及公子视，皆是东门遂主谋。我欲图国家安靖，隐忍其事，为之庇护。今其子乃欲见逐，岂非养虎留患耶？”乃以郤克密书面致叔孙侨如看之。侨如曰：“主公不视朝将一月矣。言有疾病，殆托词也。吾等同往问疾，而造主公榻前请罪，看他如何？”亦使人邀

仲孙蔑。蔑辞曰：“君臣无对质是非之理，蔑不敢往。”乃拉司寇臧孙许同行。三人行至宫门，闻宣公病笃。不及请见，但致问候而返。

次日，宣公报薨矣。时周定王之十六年也。季孙行父等拥立世子黑肱，时年一十三岁，是为成公。成公年幼，凡事皆决于季氏。季孙行父集诸大夫于朝堂，议曰：“君幼国弱，非大明政刑不可。当初杀嫡立庶，专意媚齐，致失晋好，皆东门遂所为也。仲遂有误国大罪，宜追治之。”诸大夫皆唯唯听命。行父遂使司寇臧孙许逐东门氏之族。公孙归父自晋归鲁，未及境，知宣公已薨，季氏方治其先人之罪，乃出奔于齐国，族人俱从之。后儒论仲遂躬行弑逆，援立宣公，身死未几，子孙被逐，作恶者亦何益哉？髡翁有诗叹云：

援宣富贵望千秋，谁料三桓作寇仇？

楹折“东门”乔木萎，独余青简恶名留。

鲁成公即位二年，齐顷公闻鲁与晋合谋伐齐，一面遣使结好于楚，以为齐缓急之助；一面整顿车徒，躬先伐鲁，由平阴进兵，直至龙邑。齐侯之嬖人卢蒲就魁轻进，为北门军士所获。顷公使人登车，呼城上人语之曰：“还我卢蒲将军，即当退师。”龙人不信，杀就魁，磔其尸于城楼之上。顷公大怒，令三军四面攻之，三日夜不息。城破，顷公将城北一角，不论军民，尽皆杀死，以泄就魁之恨。正欲深入，哨马探得卫国大将孙良夫统兵将入齐境。顷公曰：“卫窥吾之虚，来犯吾界，合当反戈迎之。”乃留兵戍龙邑，班师而南。行至新筑界口，恰遇卫兵前队副将石稷已到，两下各结营垒。

石稷诣中军告于孙良夫曰：“吾受命侵齐，乘其虚也。今齐师

已归，其君亲在，不可轻敌。不如退兵，让其归路，俟晋、鲁合力并举，可以万全。”孙良夫曰：“本欲报齐君一笑之仇，今仇人在前，奈何避之？”遂不听石稷之谏。是夜，率中军往劫齐寨。齐人也虑卫军来袭，已有整备。良夫杀入营门，劫了空营。方欲回车，左有国佐，右有高固，两员大将围裹将来。齐侯自率大军掩至，大叫：“跛夫！且留下头颅！”良夫死命相持，没抵当一头处。正在危急，却得宁相、向禽两队车马前来接应，救出良夫北奔。卫军大败。齐侯招引二将从后追来，卫将石稷之兵亦至，迎着孙良夫叫道：“元帅只顾前行，吾当断后。”良夫引军急走，未及一里，只见前面尘头起处，车声如雷。良夫叹曰：“齐更有伏兵，吾命休矣！”车马看看近前，一员将在车中鞠躬言曰：“小将不知元帅交兵，救援迟误，伏乞恕罪！”良夫问曰：“子何人也？”那员将答曰：“某乃守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是也。悉起本境之众，有百余乘在此，足以一战，元帅勿忧。”良夫方才放心，谓于奚曰：“石将军在后，子可助之。”仲叔于奚应声麾车而去。

再说齐兵遇石稷断后之兵，正欲交战，见北路车尘蔽天，探是仲叔于奚领兵来到。齐顷公身在卫地，恐兵力不继，遂鸣金收军，止掠取輜重而回。石稷和于奚亦不追赶。后与晋人胜齐归国，卫侯因于奚有救孙良夫之功，欲以邑赏之。于奚辞曰：“邑不愿受，得赐‘曲县’、‘繁缨’，以光宠于缙绅之中，于愿足矣。”按《周礼》：天子之乐，四面皆县，谓之“宫县”；诸侯之乐，止县三面，独缺南方，谓之“曲县”，亦曰“轩县”；大夫则左右县耳。“繁缨”，乃诸侯所以饰马者。二件皆诸侯之制，于奚自恃其功，以此为请。卫侯笑而从之。孔子修《春秋》论此事，以为惟名器分别贵贱，不可假人。卫侯为失其赏矣！此是后话，表过不提。

却说孙良夫收拾败军，入新筑城中。歇息数日，诸将请示归期，良夫曰：“吾本欲报齐，反为所败，何面目归见吾主？便当乞

师晋国，生缚齐君，方出我胸中之气！”乃留石稷等屯兵新筑，自己亲往晋国借兵。适值鲁司寇臧宣叔亦在晋请师。二人先通了郤克，然后谒见晋景公。内外同心，彼唱此和，不由晋景公不从。郤克虑齐之强，请车八百乘，晋侯许之。郤克将中军，解张为御，郑邱缓为车右。士燮将上军，栾书将下军，韩厥为司马。于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，师出绛州城，望东路进发。臧孙许先期归报，季孙行父同叔孙侨如帅师来会，同至新筑。孙良夫复约会曹公子首。各军俱于新筑取齐，摆成队伍，次第前行。连接三十余里，车声不绝。

齐顷公预先使人于鲁境上窥探，已知臧司寇乞得晋兵消息。顷公曰：“若待晋师入境，百姓震惊，当以兵逆之于境上。”乃大阅车徒，挑选五百乘。三日三夜，行五百余里，直至鞞地扎营。前哨报：“晋军已屯于靡笄山下。”顷公遣使请战，郤克许来日决战。大将高固请于顷公曰：“齐、晋从未交兵，未知晋人之勇怯，臣请探之。”乃驾单车，径入晋垒挑战。有末将亦乘车自营门而出，高固取巨石掷之，正中其脑，倒于车上，御人惊走。高固腾身一跃，早跳在晋车之上，脚踹晋囚，手挽辔索，驰还齐垒，周围一转，大呼曰：“出卖余勇！”齐军皆笑。晋军中觉而逐之，已无及矣。高固谓顷公曰：“晋师虽众，能战者少，不足畏也。”

次日，齐顷公亲自披甲出阵，邴夏御车，逢丑父为车右。两家各结阵于鞞。国佐率右军以遏鲁，高固帅左军以遏卫、曹，两下相持，各不交锋，专候中军消息。齐侯自恃其勇，目无晋人，身穿锦袍绣甲，乘着金舆，令军士俱控弓以俟，曰：“视吾马足到处，万矢俱发。”一声鼓响，驰车直冲入晋阵。箭如飞蝗，晋兵死者极多。解张手肘连中二箭，血流下及车轮，犹自忍痛勉强执辔。郤克正击鼓进军，亦被箭伤左胁，搥血及屨，鼓声顿缓。解张曰：“师之耳目在于中军之旗鼓，三军因之以为进退。伤未及死，不可

不勉力趋战！”郑邱缓曰：“张侯之言是也！死生命耳！”郤克乃援袍连击，解张策马，冒矢而进。郑邱缓左手执笠，以卫郤克，右手奋戈杀敌。左右一齐击鼓，鼓声震天。晋军只道本阵已得胜，争先驰逐，势如排山倒海。齐军不能当，大败而奔。韩厥见郤克伤重，曰：“元帅且暂息，某当力追此贼！”言毕，招引本部驱车来赶。齐军纷纷四散。顷公绕华不注山而走。韩厥遥望金舆，尽力逐之。逢丑父顾邴夏曰：“将军急急出围，以取救兵，某当代将军执辔。”邴夏下车去了。

晋兵到者益多，围华不注山三匝。逢丑父谓顷公曰：“事急矣！主公快将锦袍绣甲脱下，与臣穿之，假作主公。主公可穿臣之衣，执辔于旁，以误晋人之目。倘有不测，臣当以死代君，君可脱也。”顷公依其言。更换方毕，将及华泉，韩厥之车已到马首。韩厥见锦袍绣甲，认是齐侯，遂手挽其绊马之索，再拜稽首曰：“寡君不能辞鲁、卫之请，使群臣询其罪于上国。臣厥忝在戎行，愿御君侯，以辱临于敝邑！”丑父诈称口渴不能答言，以瓢授齐侯曰：“丑父可为我取饮。”齐侯下车，假作华泉取饮。水至，又嫌其浊，更取清者。齐侯遂绕山左而遁，恰遇齐将郑周父御副车而至，曰：“邴夏已陷于晋军中矣！晋势浩大，惟此路兵稀，主公可急乘之！”乃以辔授齐侯，齐侯登车走脱。

韩厥先遣人报入晋军曰：“已得齐侯矣！”郤克大喜。及韩厥以丑父献，郤克见之曰：“此非齐侯也！”郤克曾使齐，认得齐侯。韩厥却不认得，因此被他设计赚去。韩厥怒问丑父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某乃车右将军逢丑父。欲问吾君，方才往华泉取饮者就是。”郤克亦怒曰：“军法：‘欺三军者，罪应死！’汝冒认齐侯，以欺我军，尚望活耶？”叱左右缚丑父去斩。丑父大呼曰：“晋军听吾一言，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。丑父免君于患，今且为戮矣！”郤克命解其缚，曰：“人尽忠于君，我杀之不祥。”使后车载之。潜渊

居士有诗云：

绕山戈甲密如林，绣甲君王险被擒。

千尺华泉源不竭，不如丑父计谋深。

后人名华不注山为金舆山，正以齐侯金舆驻此而得名也。

顷公既脱归本营，念丑父活命之恩，复乘轻车驰入晋军，访求丑父，出而复入者三次。国佐、高固二次闻中军已败，恐齐侯有失，各引军来救驾，见齐侯从晋军中出，大惊曰：“主公何轻千乘之尊，而自探虎穴耶？”顷公曰：“逢丑父代寡人陷于敌中，未知生死，寡人坐不安席，是以求之。”言未毕，哨马报：“晋兵分五路杀来了！”国佐奏曰：“军气已挫，主公不可久留于此。且回国中坚守，以待楚救之至可也。”齐侯从其言，遂引大军回至临淄去了。

郤克引大军及鲁、卫、曹三国之师长驱直入，所过关隘，尽行烧毁，直抵国都，志在灭齐。不知齐国如何应敌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

### 娶夏姬巫臣逃晋 圉下宫程婴匿孤

话说晋兵追齐侯，行四百五十里，至一地，名袁娄，安营下寨，打点攻城。齐顷公心慌，集诸臣问计。国佐进曰：“臣请以纪侯之甗及玉磬，行赂于晋，而请与晋平；鲁、卫二国，则以侵地还之。”顷公曰：“如卿所言，寡人之情已尽矣。再若不从，惟有战耳！”

国佐领命，捧着纪甗、玉磬二物，径造晋军。先见韩厥，致齐侯之意。韩厥曰：“鲁、卫以齐之侵削无已，故寡君怜而拯之。寡君则何仇于齐乎？”国佐答曰：“佐愿言于寡君，返鲁、卫之侵地如何？”韩厥曰：“有中军主帅在，厥不敢专。”韩厥引国佐来见郤克，克盛怒以待之，国佐辞气俱恭。郤克曰：“汝国亡在旦夕，尚以巧言缓我耶？倘真心请平，只依我两件事。”国佐曰：“敢问何事？”郤克曰：“一来要萧君同叔之女为质于晋；二来必使齐封内垄亩尽改为东西行。万一齐异日背盟，杀汝质，伐汝国，车马从西至东，可直达也。”国佐勃然发怒曰：“元帅差矣！萧君之女非他，乃寡君之母，以齐、晋匹敌言之，犹晋君之母也。那有国母为质人国的道理？至于垄亩纵横，皆顺其地势之自然，若惟晋改易，与失国何异？元帅以此相难，想不允和议了。”郤克曰：“便不允汝和，汝奈我何？”国佐曰：“元帅勿欺齐太甚也！齐虽褊

小，其赋千乘；诸臣私赋不下数百。今偶一挫衄，未及大亏。元帅必不允从，请收合残兵，与元帅决战于城下！一战不胜，尚可再战；再战不胜，尚可三战。若三战俱败，举齐国皆晋所有，何必质母、东亩为哉？佐从此辞矣！”委甗、磬于地，朝上一揖，昂然出营去了。

季孙行父与孙良夫在幕后闻其言，出谓郤克曰：“齐恨我深矣，必将致死于我。兵无常胜，不如从之。”郤克曰：“齐使已去，奈何？”行父曰：“可追而还也。”乃使良马驾车，追及十里之外。强拉国佐，复转至晋营。郤克使与季孙行父、孙良夫相见，乃曰：“克恐不胜其事，以获罪于寡君，故不敢轻诺。今鲁、卫大夫合辞以请，克不能违也。克听子矣！”国佐曰：“元帅已俯从敝邑之请，愿同盟为信。齐认朝晋，且反鲁、卫之侵地。晋认退师，秋毫无犯。各立誓书。”郤克命取牲血共歃，订盟而别。释放逢丑父复归于齐。齐顷公进逢丑父为上卿。晋、鲁、卫、曹之师，皆归本国。宋儒论此盟，谓郤克恃胜而骄，出令不恭，致触国佐之怒，虽取成而还，殊不足以服齐人之心也。

晋师归献齐捷，景公嘉战鞍之功，郤克等皆益地。复作新上中下三军：以韩厥为新军元帅，赵括佐之；巩朔为新上军元帅，韩穿佐之；荀骓为新下军元帅，赵旃佐之。爵皆为卿。自是晋有六军，复兴伯业。司寇屠岸贾见赵氏复盛，忌之益深。日夜搜赵氏之短，潜于景公。又厚结栾、郤二家，以为己援。此事且搁过一边，表白在后。

齐顷公耻其兵败，吊死问丧，恤民修政，志欲报仇。晋君臣恐齐侵伐，复失伯业，乃托言齐国恭顺可嘉，使各国仍还其所侵之地。自此诸侯以晋无信义，渐渐离心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陈夏姬嫁连尹襄老，未及一年，襄老从军于郢，夏姬遂与其子黑要烝淫。及襄老战死，黑要恋夏姬之色，不往求尸，国

人颇有议论。夏姬以为耻，欲借迎尸之名，谋归郑国。申公屈巫遂赂其左右，使传语于夏姬曰：“申公相慕甚切，若夫人朝归郑国，申公晚即来聘矣。”又使人谓郑襄公曰：“姬欲归宗国，盍往迎之？”郑襄公果然遣使来迎夏姬。楚庄王问于诸大夫曰：“郑人迎夏姬何意？”屈巫独对曰：“姬欲收葬襄老之尸，郑人任其事，以为可得，故使姬往迎之耳。”庄王曰：“尸在晋，郑安从得之？”屈巫对曰：“荀蒍者，荀首之爱子也。蒍为楚囚，首念其子甚切。今首新佐中军，而与郑大夫皇戌素相交厚，其必借郑皇戌居间，使讲解于楚，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尸，交易荀蒍。郑君以邲之战，惧晋行讨，亦将借此以献媚于晋。此真情无疑矣。”话犹未毕，夏姬入朝辞楚王，奏闻归郑之故。言下泪珠如雨，曰：“若不得尸，妾誓不返楚！”楚庄王怜而许之。

夏姬方行，屈巫遂致书于郑襄公，求聘夏姬为内子。襄公不知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前因，以屈巫方重用于楚，欲结为姻亲，乃受其聘币，楚人无知之者。屈巫复使人至晋，通信于荀首，教他将二尸易荀蒍于楚，以实其言。荀首致书皇戌，求为居间说合。庄王欲得其子公子穀臣之尸，乃归荀蒍于晋，晋亦以二尸畀楚。楚人信屈巫之言为实，不疑其有他故也。及晋师伐齐，齐顷公求救于楚，值楚新丧，未即发兵。后闻齐师大败，国佐已及晋盟，楚共王曰：“齐之从晋，为楚失救之故，非齐志也。寡人当为齐伐卫、鲁，以雪鞍耻。谁能为寡人达此意于齐侯者？”申公屈巫应声曰：“微臣愿往！”共王曰：“卿此去经由郑国，就便约郑师以冬十月之望，在卫境取齐，即以此期告于齐侯可也。”屈巫领命归家，托言往新邑收赋，先将家属及财帛装载十余车，陆续出城。自己乘轺车在后，星驰往郑，致楚王师期之命。遂与夏姬在馆舍成亲，二人之乐可知矣！有诗为证：

佳人原是老妖精，到处偷情旧有名。

采战一双今作配，这回麀战定输赢。

夏姬枕畔谓屈巫曰：“此事曾稟知楚王否？”屈巫将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之事，诉说一遍：“下官为了夫人，费下许多心机。今日得谐鱼水，生平愿足！下官不敢回楚，明日与夫人别寻安身之处，偕老百年，岂不稳便？”夏姬曰：“原来如此。夫君既不回楚，那使齐之命，如何消缴？”屈巫曰：“我不往齐国去了。方今与楚抗衡，莫如晋国，我与汝适晋可也。”次早，修下表章一通，付与人寄复楚王，遂与夏姬同奔晋国。

晋景公方以兵败于楚为耻，闻屈巫之来，喜曰：“此天以此人赐我也！”即日拜为大夫，赐邢地为之采邑。屈巫乃去屈姓以巫为氏，名臣，至今人称为申公巫臣。巫臣自此安居于晋。

楚共王接得巫臣来表，拆而读之，略云：

蒙郑君以夏姬室臣，臣不肖，遂不能辞。恐君王见罪，暂寓晋国。使齐之事，望君王别遣良臣。死罪！死罪！

共王见表大怒，召公子婴齐、公子侧使观之。公子侧对曰：“楚、晋世仇，今巫臣适晋，是反叛也，不可不讨。”公子婴齐复曰：“黑要烝母，是亦有罪，宜并讨之。”共王从其言，乃使公子婴齐领兵抄没巫臣之族，使公子侧领兵擒黑要而斩之。两族家财，尽为二将分得享用。巫臣闻其家族被诛，乃遗书于二将，略云：

尔以贪谗事君，多杀不辜。余必使尔等疲于道路以死！

婴齐等秘其书，不使闻于楚王。